

《玄攤注》摘要

——《太玄注》选载（二）

韩 敬

9.7 縣之者权也，乎之者衡也。① 浊者使清，险者使平。② 离乎情者必著乎伪，离乎伪者必著乎情。③ 情伪相荡，而君子小人之道较然见矣。④ 玄者以衡量者也；⑤ 高者下之，卑者举之；⑥ 饶者取之，罄者与之；⑦ 明者定之，疑者提之；⑧ 规之者思也，⑨ 立之者事也，⑩ 说之者辩也，⑪ 成之者信也。⑫

①縣（xuán）：“懸”之本字，原义为懸掛。因为秤锤是懸掛着的，所以引伸为秤锤。《礼记·经解》：“故衡诚縣，不可欺以轻重。”郑玄注“縣谓锤也。”秤锤用以称轻重，所以又引伸为称量之称。《汉书·刑法志》：“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称也。”权：秤锤。引伸之也可以当秤讲。《论语·尧曰》：“谨权量。”何晏集解引包曰：“权，秤也。”平：平正。这里是使物平衡的意思。衡：秤杆。引伸之也可当秤讲。这句话是为了强调权衡的意义而把二者分开说，其实“权”与“衡”不能分开。这句话的意思也是一贯的。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是说称量物体并且使物体平正的是秤；实际上这句话是说，称量万事万物并且使万事万物平正的是玄。

②浊：混浊，昏昧。清：清澈，明晰。险：本义为倾斜不平。引伸为险阻，又引伸为倾危、危险。平：平正，引伸为安定、太

平。这句话的意思是：混浊昏昧的，玄使它变得清澈明晰；倾斜危险的，玄使它变得平正安定。

③离：本义为别离，引伸为乖离、违绝。范望注说：“离，著也。著，附也。”“離”与“麗”、“罹”通用时，确有附著、遭被的意思。但在这里不能这样讲。因为这里如果这样讲，“离”和“著”的意思就一样了。这是讲不通的。情：实诚。范望注：“情，实。”《淮南子·缪称训》：“不戴其情。”高诱注：“情，诚也。”著（zhuó）：附着。伪：虚假。这句话的意思是：违离实诚者必然附着于虚假，违离虚假者必然附着于实诚。

④荡：本义为洗涤器皿，引伸为摇动、振荡。较：显著，彰明。《广雅·释詁》四：“较、显、彰、著，明也。”见：显现，表现。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实诚和虚假的相互推荡（即或者离情而著乎伪，或者离伪而著乎情），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就明白地显现出来了。

⑤衡量：衡本指秤杆，量本义为量器。这里“衡量”连用，即称量评判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玄是称量评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

⑥高者下之：对地位太高的事物，玄使它降低。范望注：“谓中首之上九‘颠灵气形反’之辞也。”按：作为举例，范望这样注未尝不可以。但扬雄本来的意思要比这广泛得多。其意都在说明某些一般性的道理和规律。以下几句，情况与此相同。卑者举之：对地位太低的事物，玄使它升高。

⑦饶：本义为饱，引伸为繁多。饶者取之：对太繁多的事物，玄把它拿去。罄：本来器具中空无物为罄，引伸为一般的空乏的意思。罄者与之：对太空乏的事物，玄施予给它。

⑧明：英明，即能明辨是非而没有疑惑。定：本义为安定，引伸为成全、完成的意思。《吕氏春秋·仲冬》：“以待阴阳之所定。”高诱注：“定犹成也。”明者定之：对明辨是非而没有疑

惑者，玄成全他。疑：昏惑。此与上句“明”相对而言，即不能明辨是非。提（dī）：弃绝。古代“提”、“擿”同音，而“擿”又与“擲”通，故“提”可作投掷讲。如《史记·绌侯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索隐曰：“萧该音底。提，掷也。”引伸为弃绝之意。《太玄·晦》次七：“朏提明德。”范望注：“提，弃也。”《礼记·少仪》：“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郑玄注：“提犹绝也。”疑者提之：对不能明辨是非者，玄弃绝他。按：范望注曰：“提犹正也。谓达首之次五‘大小无迷’之辞也。”俞樾则曰：“樾谨按范望注曰：‘提犹正也’。然提无正义，且于文亦未合。提当为𡗗。《说文·见部》‘𡗗，显也。从见，是声。’疑者提之，谓使之明显也。提亦从是声，故得通用耳。”（《诸子平议》卷三十三）俞氏指出范注之误，这是对的。范望由于对“提”字理解错了，所以举达首次五“大小无迷”为例句来解释此句也错了。因为达首次五讲的是“无迷”，而这句话讲的是“有迷”，二者的意思正好相反。但俞氏说“提当为𡗗”也不恰当。因为不仅从文字上看，这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从本段文字的体例来看，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段文字都是两句一组，上句与下句中相当的字其意义是相对的。如“高”与“卑”、“下”与“举”、“饶”与“罄”、“取”与“与”，都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每组中上句与下句的意义也是相对的。本组中“明”与“疑”的意义也是相对的。所以“定”与“提”、“明者定之”与“疑者提之”也应当意义相对，才合乎体例。但按俞氏的说法，“定”与“提”以及这两句话的意义，就不是相对，而是相承了。

⑨规：谋画。之：代词，这里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子奇说：“规之者，规玄也。立之者，立玄也。下仿此。此言用玄之道所以开物成务也。”但从扬雄的整个思想看，他从来是主张遵循玄道以规事立事，而不是以人去规玄立玄。所以叶子奇说“规之

者，规玄也。立之者，立玄也”是不对的。而且这和他后面所说“此言用玄之道所以开物成务也”相矛盾。这一段接着上文而来，是说遵循玄道以“规”、“立”、“说”、“成”世界上一切事物。规之者思也：谋画世界上的事物靠的是思想。

⑩立：本义为站立、竖立，引伸为设置，再引伸为成就。事：本义为职守，引伸为作为。立之者事也：成就世界上的事物靠的是作为。

⑪说：解释、论述。辩：本指治狱，即以言判明二罪之是非。引伸为争论，又引伸为论事明晰。说之者辩也：解说世界上的事物靠的是论说明晰。范望注：“辩，别也。”“辩”虽然也可以作“别”讲，但在这里与“说”联系起来从整个句子的意思看，仅释作“别”是不够的。

⑫成：完成，成就。信：诚实。成之者信也：成就世界上的事物靠的是诚实。陈本礼《太玄闡秘》说：“规之者，法制也。立之者，建树也。说谓发其蕴，成则要其终也。四者言玄之所以开物而成务也。”显然未能系统明白地说明扬雄的意思。特别是前两句，更是望文生义，任意解释。最后一句又是从叶子奇《太玄本旨》上抄来的。陈书中类似这种情况的地方相当多，因而大大降低了其书的价值。

9.8 夫天宙然示人神矣，①夫地佗然示人明矣。②天地莫位，神明通气，③有一有二有三④。位各殊辈，回行九区，⑤终始连属，上下无隅。⑥察龙虎之文，观鸟兽之理，⑦运诸泰政，系之泰始，⑧极焉以通璇玑之统，正玉衡之乎。⑨圆方之相研，刚柔之相干，⑩盛则入衰，穷则更生，⑪有实有虚，流止无常。⑫

①宙：本义为人迹所至的地方，扬雄用以称呼天地万物和人

类社会产生以后的世界。因为扬雄认为“辟宇谓之宙”，所以“宙”有开辟、明朗、分化、产生等意思。示人：向人们显示。神：变化微妙莫测。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以其产生万物、使万物明朗的作用，向人们显示它的神妙莫测。

②佗(tuó)：原作“他”，据许翰注本改。古“他”字原作“佗”，故二字亦可通用。佗，负载，即现在的“驮”字。载物者必厚实而安稳。所以范望说：“他犹泰也。”叶子奇说：“他，隆厚貌。”陈本礼说：“他者，妥然而安泰也。”明：齐备盛大。《诗·小雅·楚茨》：“祀事孔明。”郑玄笺：“明犹备也。”《淮南子·说林训》：“长而愈明。”高诱注：“明犹盛也。”明矣：原作“明也”据许翰注本改。这句话的意思是：地以其厚重安泰、负载万物的作用，向人们显示他的齐备盛大。

③奠：确定。神、明：即上文“夫宇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佗然示人明矣”中之“神”、“明”，本指天地所具有的性质，这里用以代表天和地。通：本义为通达，引伸为通畅没有阻碍，又引伸为相互交往与相互作用的意思。这里兼有二义。

④一、二、三：指《太玄》所主张的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格式。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纵的发展还是横的结构，都按一分为三的格式构成，三上有三，三下有三，三外有三，三中有三，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无穷地伸展下去。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在上、地在下，各有其确定的位置。位置确定了，天地之气就通畅地流动和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世界上一切事物按照一、二、三的格式结构和发展的规律。

⑤位：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位置、地位。殊：不同。辈：类别，等级。回：古“迴”字，旋转的意思。九区：区，区域，范围；九区，《太玄》所主张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范围。因为《太玄》认为事物的结构和发展都是按照一分为三的格式展开，

三三得九，这是事物发展的极点。物极必反，就又回去了。所以不论事物如何分化和发展，都是超不出“九”的范围。

⑥连属 (lián zhǔ)：连接，连续。隅：角落。这里指事物运行规律达不到或受阻碍的地方，犹今天所谓死角。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位置和地位有不同的类别和等级，他们在从一至九的范围内循环运行，接连地周而复始，不断地上下周流，世界上到处都是这种运动，没有这种运动规律达不到的地方。

⑦察、观：观察。这是为了修辞的缘故而把同义词作排比式的使用。下文“文”、“理”也是如此。文、理：文理，指事物的纹路、条理等。龙、虎、鸟、兽：这里说的是天上的星象。我国古代天文学为了观察星象以定时节，把黄道（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附近的恒星划分成二十八个区域，即二十八宿。又把二十八宿每七宿一组分为四组，以代表四方，并将每一方的七宿想像成一种动物形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蛇），合称四象。这里的龙、虎、鸟、兽即指此。

⑧运：运用。𣎵：原作“𣎵”，据许翰注本改。“𣎵”是“漆”的本字，这里借作“七”。𣎵政：即“七政”。对“七政”有几种解释。一说七政是春夏秋冬四季和天文、地理、人道。一说七政是北斗七星。一说七政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按：“七政”源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伪孔传：“在，察也。”就是说观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根据这种解释就可以看出，说七政是春夏秋冬四季和天文、地理、人道，非常杂乱无章，无所谓“齐”、“不齐”的问题，显然不符合文意。说七政是北斗七星也不合适。因为北斗七星都是恒星，在短时期内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也不存在“齐”、“不齐”的问题。所以比较起来，还是把七政解释作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较为适当。系：本义为悬挂，联缀。引伸为系属于、附

属于。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孔颖达正义：“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泰始：天球北极。范望注：“泰始，谓玄中首初一也。极，中也。日月五星系之于天中也。”叶子奇曰：“泰始谓北极，天之枢也。……列宿所以定经天之象，七政所以错纬天之度，莫不系之于极焉。”二人对“泰始”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以日月五星系之于北极。而且上句讲“泰政”，此句讲“泰始”，二者是相对而言。把“泰始”解释为“北极”是相称的。如果把“泰始”解释为“中首初一”，则不相称，而且与前后文皆不符合。所以还是把“泰始”解释为“北极”比较合理。问题是下面的“极焉”二字，旧注皆与“泰始”连读，属本句，读成“系之泰始极焉”。但是，不仅“泰始极”这种说法不符合古汉语的组合习惯，而且也破坏了整段文字的骈偶结构。从这些情况来看，只有将“极焉”属下句才比较文从字顺。

⑨极焉：最好地，最大限度地。通：通晓。璇玑、玉衡：“璇玑”即“璇玑”。“璇”、“璇”同字异体。对“璇玑玉衡”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北斗七星，一说是我国古代测量和反映天象的仪器，即浑仪的前身。范望即将“璇玑玉衡”释为北斗七星，并说：“通其统以达于养首，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但我们从注⑤已经知道，“璇玑玉衡”源出《尚书·舜典》，意思是说观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若说“璇玑玉衡”是北斗七星，那就是说观察北斗七星以齐七政。这实际上无法做到，也不符合我国古代天文观察的实际。而且，下文还有“正玉衡之平”的说法，如果这是指北斗七星，也就无所谓“平”、不“平”的问题，人们更无法去“正”它们。所以还是释为浑仪比较恰当。至于范望把所谓“通北斗之统”与八十一首联系起来，认为“通其统”就可以“皆不失其中”，那就更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了。

统：条理，纲纪。这里指浑仪的原理。正：本意为正直，作动词意为纠正，使正直，引伸为确定的意思。《周礼·天官·宰夫》：

“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郑玄注：“正犹定也。”平：平正，这里指“玉衡”之位，即浑仪的构造。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观察二十八宿运行的条理和路线，运用它们来记录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动，并且将这些运动以北极星为中心联系起来，就能最好地通晓浑仪的原理，确定浑仪的构造。”

⑩圜：同“圆”，指天。方：指地。研，研磨，引伸为相互磨擦和相互作用的意思。刚：指昼。柔：指夜。干：兼有触犯和求取的意思。引伸为相互干预和相互引发的意思。范望说：“天地相研以成岁事”，“昼夜相干以成万物也”。其实这一段话只是说明天地和昼夜相互作用和变化的规律，并未牵涉“成岁事”和“成万物”的问题。

⑪入：原作“人”，据许翰注本改。“人”本义为出入之人。出入又有变化之义。《庄子·知北游》：“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郭象注：“出入者，变化之谓耳。”所以“入”在这里可释作“变为”。穷：兼有极尽与困窘的意思。更：兼有改易和恢复的意思，由此引伸出更新、重新的意思。更生：重新获得生机，重新兴旺起来。

⑫实：本义为富有，引伸为充满，又引伸为生长。虚：本义为空无，引伸为衰弱。有实有虚：消息不定，互相转化的意思。流：本义为水的流动，引伸为一般的运动和变化。止：停止。与“流”相对而言，即不运动不变化的意思。无常：变化不定。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天地的相互磨擦和相互作用，昼夜的相互干预和相互引发，都是旺盛极了就变为衰落，困窘极了又重新兴旺，生长和衰弱不断转化，运动和静止变易不定。

君臣理，③常变错故百事拊，④质文形故有无明，⑤吉凶见故善否著，⑥虚实荡故万物缠。⑦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牙。⑧极寒生热，极热生寒。⑨信道致诘，诘道致信。⑩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其静也，日减其所有而损其所成。⑪故推之以刻，参之以晷，⑫反覆其序，轸转其道也。⑬以见不见之形，抽不抽之绪，与万类相连也。⑭

①设：陈设，设置。这里是置于其位的意思。此处“天地设”与上文“天地奠位”是一个意思。序：秩序，次第。作动词则为按次序排列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由天地的位置是按天尊地卑的次序设置，这就排列了人类社会中高低贵贱的等级。按：我国古代认为天尊地卑，这本来是把阶级社会中高低贵贱的等级现象人为地套在自然界身上，人们却反过来认为，人类社会中高低贵贱的等级就是从自然界来的，因而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扬雄也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这样说。下面“四时行故父子继，律历陈故君臣理”与此类似。

②时：季节。行：运行。继：接续。这句话的意思是：由季节的运行是春夏秋冬接连出现，这就规定了父子之间继承接续的次序。

③律：乐律。历：历法。陈：陈列，散布。这里是造就万物、排列季节的意思，即上文所谓“律则成物，历则编时。”君臣：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名分，这里泛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名分。理：本义为琢磨玉石，引伸为修治，区分。再进一步，确定与辨明等级和名分也叫理。这里正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乐律和历法的陈列和散布，造就了万物，排列了季节，这就明确了社会中上下级的等级和名分。

④常：不变。错：交杂，相互作用。百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拊：许翰注本作“析”。二字同字异体。“析”本义为用斧劈

木，引伸为一般的分裂、离异。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变和不变两种因素的交错和相互作用，就使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分别离异出来。也就是说，由于变和不变两种因素的交错和相互作用，就产生和形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范望注说：“常谓天地日月星辰也。变谓四时也。变，改也。常变而不变，四时杂乱，故曰百事分枘”。这样“常”和“变”虽然有了具体所指，但其意义却变得狭隘了，故不妥。

⑤质：“质”、“文”相对时，“质”一般应理解为质朴，即缺乏文采。但统观全句，这里虽然“质文”连称，其意却不在说事物的文采和质朴，而是说事物的产生过程，故“质”仍应用其本义，即质体性质。“文”：亦应用其本义，即文理。这里指事物的形状、外貌。形：本义为象形，引伸为显现，又引伸为产生、形成。有无：指世界万物产生的规律。因为扬雄认为世界万物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是从无到有，所以这样说。明：显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万物的质体和形状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就明白显现了万物产生于无、从无到有的规律。按：扬雄这段话是综合了《老子》和当时的纬书中关于世界万物产生和形成的一些思想而提出的。但上述诸书，对“无”到底是无形还是虚无，并不明确。扬雄则比较明确地认为世界万物是从虚无中产生的。

⑥见：显现。否（pǐ）：邪恶。这句话的意思是：由吉凶祸福的显现，就明白了什么是善和恶以及他们的作用。按：古代有一种思想认为，吉凶祸福是由善恶积累而引起的。扬雄也有这种思想，所以这样说。范望注说：“吉见昼，凶见夜，则善不善显著矣。”这是把吉凶与昼夜联系起来解释。扬雄是有这种思想。所以范望这样解释也不是没有根据。但扬雄这里的意思不应理解得这样狭隘。把这一整段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扬雄是把其中每一句话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提出来的。

⑦虚实：指阴阳。《易·损》象辞：“损益盈虚。”虞翻

曰：“乾为盈，坤为虚。”乾为阳，坤为阴，盈即实。《易·蒙》六四象辞：“用蒙之吝，独远实也。”王弼注：“阳称实也。”又《盐铁论·论菑》：“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阳藏于虚而为阳佐辅。”本书范望注：“阴为虚，阳为实。”荡：摇动、振荡。缠：本义为缠绕，引伸为连绵不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阴和阳的摇动振荡，就使万物连绵不绝地产生出来。按：在《太玄》中，“阴”和“阳”既有阴气和阳气两种物质的意思。又有阴和阳两种性质的意思。在八十一首中，扬雄主要是用阴气和阳气的消长来说明一年中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当他用阴阳来说明事物之幽显生灭时，往往主要用其两种性质的意思。这里的“虚实荡”是两种物质和两种性质的意思兼而有之。

⑧萌：萌芽。牙：与“芽”通，也是萌芽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阳达不到极点，阴就不会萌芽；阴达不到极点，阳就不会萌芽。范望注：“阴萌于五月，阳牙于十一月。”按：在《太玄》中，扬雄用八十一首来表示一年中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根据这种安排，阳气萌芽于中首，于时为冬至。冬至一般在农历十一月。阴气萌芽于应首，于时为夏至。夏至一般在农历五月。所以范望这样解释。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比范望所注广泛得多，它是和下面两句一起，一般地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性质以及它们消息盛衰交替变换的规律。

⑨极寒：即“寒极”，意谓寒达到了极点。极热：即“热极”，意谓热达到了极点。

⑩信（shēn）：通“伸”，伸展的意思。致：招引，导致。诘（qū）：与“屈”同，弯曲。这句话的意思是：伸展的做法会招来弯曲，弯曲的做法会招来伸展。

⑪其：指上文所描述的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也就是玄之道。动：运动，发展。日：日日，天天。造：作为，产生。好（hǎo）：完美。这里用作动词，是使之完美的意思。静：静

止，稳定。减、损：都是贬黜、削杀的意思。有：许翰注本作“为”。按：此句与上句相对而言。上句既然说“日造其所无”，则此句应当是“日减其所有”，故以作“有”为宜。成：本义为完成、终毕。引伸为完备、成熟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在运动发展中天天产生其本来没有的东西，并且使新产生的东西日益完美；在静止停滞中天天减少其本来具有的东西，并且使已完备的东西日益损毁。范望注说：“静谓怠也。倦怠如成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全从人对事物的主观态度的角度给以解释，说明他没有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所在。叶子奇说：“阳之生也，物自无而趋有；阴之消也，物自有而趋无。”他从阴阳消长的角度来解释是对的。但以“阴之消”与“阳之生”相对则是不对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将“阴之消”改为“阴之生”或“阴之息”，就对了。

⑫推：本义为推动，引伸为探求、谋度。刻：即漏刻，或称刻漏，古代计量时间的器具和单位。参：校验。《荀子·解蔽》：“参稽治乱而通其度。”杨倞注：“参，验也。”晷（guǐ）：本指物体在日光照射下的影子。古代根据日影的长短来测定时间和季节，所以晷也指根据日影测定时间和季节的仪器。

⑬反覆：翻来覆去，循环往复。其：指上文所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即玄之道。序：秩序、次第。这里是过程的意思。

“反覆其序”，即“其序反覆”，意思是说，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是翻来覆去，循环往复的。軫（zhěn）：本为车子后面的横木。此处借为“辘”，圆转之意。“辘”又训戾。“軫”也可训戾。而“戾”又可训弯曲、反转。又宋衷《太玄注》：“軫，展也。”所以“軫转”即展转、圆转之意，和上文的“反覆”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軫转其道”，即“其道軫转”，意思是说，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曲折展转、循环往复

的。这句话是对上述阴阳、寒热、信讫、动静等变化的一个总结，意思是说，以刻度来推求之，以晷仪来检验之，就可以知道，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是弯曲圆转，循环往复的。范望注说：“返覆次序，展转运迈，以成岁也。”其理解失在过于狭窄。他认为这只是“成岁”的规律，没有看到扬雄是作为事物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来的。

⑭见：显现、出现。这里有产生的意思。形：本来是象形的意思，引伸为物的形体。这里指有具体形象可见的事物。抽：本义为抽引，引伸为出现，所以植物出芽也叫抽。这里有发生的意思。绪：事职、业绩。这里是作用、功能的意思。万类：万事万物，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这句话的意思是：上述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和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它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没有产生、没有具体形象可见的事物产生和显现出来，使事物没有发生、没有显露的作用发生和显露出来。范望注说：“言天地阴阳不可得形而数，故推之以漏刻，度之以晷景，以见其形，以出其业。万物之类至于死生，更相连袭也。”按照这种解释，“见不见之形，抽不抽之绪”的不是玄之道，即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而是人的探求和检验。这不符合扬雄的原意。因为原文事实上是两句话。上句是说通过人的探求和检验发现“序”与“道”是弯曲圆转、循环往复的。下句是说“序”与“道”通过“见不见之形，抽不抽之绪”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推之以刻，参之以晷”的对象是“序”与“道”，而不是“天地阴阳”，也不是“不见之形”，“不抽之绪”。使“不见之形”、“不抽之绪”发生和显现的也是“序”与“道”，而不是人通过“刻”与“晷”的探求和检验。其次，范望把“与万类相连”解释成“万物之类”“更相连袭”，即万物之间互相连结，也不对。因为这里“万类”之上明明还有个“与”字，是说有“见不见之形，抽不抽之绪”作用

的那个东西，以这种作用“与”万类相连结，而不是万类之间自相连结。另外，叶子奇说：“可见可抽者，象与事也；不见不抽者，理也。理无形，因象事而后著者也。万类莫不本于是焉”。如果不管这些话的宋明理学背景，作为一般的道理当然不错，但却完全不符合这里的意思。因为这里不是讲“可见”与“不见”、“可抽”与“不抽”的关系，而是讲使“不见之形”和“不抽之绪”产生和显现的原因及其和万物的关系。

9·10 其上也縣天，下也沦渊；①纤也入萝，广也包畛。②其道游冥而挹盈，③存存而亡亡，④澂微而章章，⑤始始而终终。⑥近玄者，玄亦近之；远玄者，玄亦远之。⑦譬若天苍苍然，在于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无不在焉，及其俛则不见也。⑧天岂去人哉？人自去也。⑨

①其：指上文所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即玄。縣(xuán)：与“懸”通，系属、联系的意思。《说文解字·县部》：“縣，系也。”《荀子·疆国》：“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杨倞注：“县音悬，谓联系。”沦：沉没、沉入。这句话是说，玄上面与天相连，下面一直没入深渊。

②纤：细小。萝(huì)：杂草。《说文解字·艸部》：“萝，茺也。”“茺，萝也。”徐锴注：“田中杂草也。”《太玄经释文》：“萝，于废切，荒也，草也，茺也。”俞樾曰：“萝字无义，当读为萝。《说文解字·大部》：‘萝，空大也。’《玉篇·大部》：‘萝，空也。’空与孔同，谓其纤细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诸子平议》卷三十三）按：“萝”有大义，而此处则言其小，意思正好相反，故不应以“萝”解之。畛：本义为田间的道路，引伸为田地。《诗·周颂·载芟》：“徂隰徂畛。”郑玄笺：“隰谓新发田也。畛谓旧田有径路者。”这里指整个大地。按：“畛”，

许翰注本作“軫”，误。这句话是说，玄细微到进入小草中，宏伟得包含了整个大地。

③游：流行。许翰注本作“旂”。二字同字异体。冥：幽暗，挹(yì)：舀取。《说文解字·手部》：“挹，抒也。”《诗·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毛传》：“揄，抒臼也。”《经典释文》：“揄，音由，又以朱反，抒臼也。《说文》作舀。”“抒，食汝反。《苍颉篇》云：取出也。”引伸为损退的意思。《文选·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屡有降挹之言。”李善注引《苍颉篇》曰：“挹，损也。”《荀子·宥坐》：“此所谓挹而损之道也。”杨倞注：“挹，亦退也。挹而损之，犹言损之又损。”盈：充满。挹盈，许翰注曰：“丁、宋作押盈。”按：“挹”可通“抑”，有压抑的意思。“押”也可通“压”。在这个意义上，“挹”、“押”可相通。但相对于“满盈”来讲，“损退”显然比“压抑”更符合扬雄的思想，故“挹盈”胜于“押盈”。

④存存：使存者存。下面“亡亡”、“微微”、“章章”、“始始”、“终终”，与此类似。按：“存亡”即生死。《史记·五帝本纪》：“存亡之难。”正义：“存亡犹生死也。”

⑤微：隐匿，引伸为隐微不明的意思。章：明显、显著。

⑥始：初始，引伸为产生。《礼记·檀弓》下：“君子念始之者也。”郑玄注：“始，犹生也。”终：完毕，引伸为死亡。这句话的意思是：玄之道运行于幽暗之中而减损满盈，它使生存的事物生存，使灭亡的事物灭亡，使隐微不明的事物隐微不明，使章明显著的事物章明显著，使开始产生的事物开始产生，使死亡完结的事物死亡完结。也就是说，事物的生灭盛衰和一切变化表现，都是玄在暗中决定的，都是玄作用的结果。

⑦近：接近、亲近，引伸为依附。《说文解字·冫部》：“近，附也。”《广雅·释诂》四：“附，依也。”这里是依从、符合的意思。远：远离、疏远，引伸为违弃。《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

传》：“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师古曰：“远，违也。”《老子》三十八章王弼注：“故母不可远。”《经典释文》：“远，于万反。一本作弃。”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凡亲近、依从玄之道的，玄也亲近、依从它；凡疏远、违弃玄之道的，玄也疏远、违弃它。按：世界上的事物，除了人类具有意识，其行动有遵循或违背客观规律的两种可能性外，其他事物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自发地运动变化，对作为规律的玄道本无所谓也不可能产生“依从”或“违弃”的问题。扬雄这句话说明，玄在他那里虽然已经具有超越于具体万物的本体和规律的意义，却又还没有完全摆脱作为万物之一的具体物的性质，因此就有了和万物或近或远、或依或离的问题。这种情况反映了人类的认识从具体物向抽象物、从事物的表面向事物的内部，从一个个孤立的事物向事物之间的联系发展的过程，却又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思惟能力还不够高的表现。扬雄对玄作为具体物的性质和作为规律和本体的性质二者之间的矛盾大概也有所感觉，所以在下面以天作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时，就只说天和人的关系，而不再说天和人类以外其他万物的关系。

⑧苍：蓝色，也称“青”。《广雅·释器》：“苍，青也。”因为天空的颜色是蓝的，所以也称天为苍天。“苍”和“青”有时也指绿色，所以《说文解字·艸部》说：“苍，艸色也。”在我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中，以木配春、配东方，所以“苍天”又可释为东方之天或春天。至于具体行文中的每一个“苍天”到底该怎样解释，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比如在这里，就显然是指一般的蓝天，而不能解释为春天或东方之天。所以范望注说：“苍苍者春天之色。不称四时，以春为大也。”是不对的。这是由于对“苍”字的多义不加辨析造成的。仰：抬头。俛：低头。“俛”是“俯”的异体字。

⑨去：违背、离弃。《说文解字·去部》：“去，人相违也。”

《汉书·匈奴传》上：“得汉物皆去之。”师古曰：“去，弃也。”这几句是说：玄好像天一样无处不在。蓝蓝的天空，存在于四面八方。抬起头来看，没有哪个方向不存在天；等到人低下头来，就不见了。这哪里是天离弃了人呢？是人自己背离了天。言外之意是说，玄道无处不在，人只要接近它遵循它，就能认识它；但如果人违背它离弃它，就不可能认识它。叶子奇说：“此言道体之存否在乎人心之从违。”这就是以理学来解释《太玄》了。

9·11 冬至及夜半以后者，近玄之象也。①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故谓之近玄。②夏至及日中以后者，远玄之象也。③进极而退，往穷而还，已满而损，故谓之远玄。④日一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⑤斗一北而万物虚，斗一南而万物盈。⑥日之南也，右行而左还；斗之南也，左行而右还。⑦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灵合谋，天地乃并。天神而地灵。⑧

①冬至：按照我国古代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的历法学，一年中冬至时阴气强盛到极点，阳气衰弱到极点。但物极必反，因此冬至又是一年中阳气由衰弱转强盛，而阴气由强盛转衰弱的起点。所以我国古代历法学把冬至看作是一年的开始。夜半：按照阴阳学说的观点，这是一天中阴气强盛到极点，阳气衰弱到极点的时候，因此又是一天中阳气由衰弱转强盛，而阴气由强盛转衰弱的起点，也是一天的开始。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年中冬至以后和一天中夜半以后的形象，是接近、符合玄道的形象。

②进：前进。往：前去。此句中“往”与“进”，“至”与“极”同义。所以“往而未至”与“进而未极”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这里是为了强调其意义故意变换文字加以重复以使之突出。虚：空虚。满：充实。虚而未满：指阳气尚稀虚衰弱而未臻充盈强盛。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冬至以后是一年开始不久，夜

半以后是一日开始不久，季节和时间正在向前发展，还没有达到极限；阳气开始由衰弱转强盛，但还没有达到最强盛的时候，所以说它接近玄道。按：扬雄认为玄道贵不足而恶有余，所以认为“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是近于玄道。

③夏至：按照我国古代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的历法学，一年中夏至时阳气强盛到极点，阴气衰弱到极点。但物极必反，因此夏至又是一年中阴气由衰弱转强盛，而阳气由强盛转衰弱的起点。我国古代历法学把夏至看作是一年的中点。日中：按照阴阳学说的观点，这是一天中阳气强盛到极点，阴气衰弱到极点的时候，因此又是一天中阴气由衰弱转强盛，而阳气由强盛转衰弱的起点，也是一天的中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年中夏至以后和一天中正午以后的形象，是远离、违弃玄道的形象。

④退：后退。穷：终极。还：复返、回归。引伸之亦有退却的意思。《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冒还走”。师古曰：“还谓郤退也。”所以这里的“进极而退”与“往穷而还”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也是为了强调其意义故意变换文字加以重复以使之突出。损：削减。已满而损：指阳气已达极盛而开始削减。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夏至是一年的中点，日中是一天的中点，季节和时间发展到了极点，阳气达到了极盛，从此以后就要复归 后退和削减，因此说它远离玄道。扬雄认为玄道贵不足而恶有余，所以认为“进极而退，往穷而还，已满而损”是远离玄道。范望注说：“玄道恶盈，故以已极、已满为远玄。玄亦始于午，夏至斗指午，日中时加午。”按：范望以玄道“恶盈”解释扬雄所谓“远玄”是对的。但又说玄“始于午”就不对了。玄道发展到午，只能说是物极而反，已满而损，不能说是开始。

⑤日：太阳。南：这里作动词，意思是往南移动，指夏至以后太阳直射范围的逐渐南移。北：也是作动词，意谓往北移动，指冬至以后太阳直射范围的逐渐北移。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一

且往南移动,万物就逐渐死亡;太阳一旦往北移动,万物就逐渐生长。但范望说:“谓夏至日南在东井,万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牵牛,万物向生也。”这就不对了。虽然这里说的夏至和冬至时太阳与二十八宿的相对位置大体上是对的(更准确地说,冬至时太阳的位置是在斗宿),但说太阳夏至时“南”在东井,冬至时“北”在牵牛,就不对了。因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井宿是在北回归线上,夏至时太阳也是在北回归线上。牛宿在南回归线上,冬至时太阳也是在南回归线上。而且这里的“南”、“北”说的是太阳运动的方向,而不是太阳的位置。范望把“南”、“北”理解为太阳的位置,又按照所谓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来解释“南”和“北”,这就错了。因为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分成四组并冠以四方的名称,是根据春天黄昏时二十八宿在天空的位置所作的一种并不准确的称呼(主要是根据东方七宿和西方七宿的位置,南方七宿和北方七宿则是据此推论出来的)。这和一年四季中太阳与二十八宿实际所在的赤道纬度是两回事。

⑥斗:北斗星,简称为斗。北:这里作动词,意思是斗柄指向北方。北斗星在一年和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北天上空不同的地方,斗柄所指的方向也不同,所以我国古代常根据初昏时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定季节。斗柄指向东方为春天,指向南方为夏天,指向西方为秋天,指向北方为冬天。虚:本义为空无,引伸为衰弱。南:这里作动词,意思是斗柄指向南方。盈:充满,引伸为生长。这句话的意思是:北斗星的斗柄一旦指向北方,冬天来临,万物就要衰弱死亡;北斗星的斗柄一旦指向南方,夏天来临,万物就要生长充实。叶子奇说:“夏至斗指午,渐转西而北行。冬至斗指子,渐转东而南行。斗与日背行迭运,消息盈虚,共成岁功也。”按:叶子奇对斗柄所指方向与季节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对的。但文中日之南北是指太阳光在地球上的直射范围

的南北移动，斗之南北则是指北斗星的斗柄所指方向的移动。二者不是一个意思。因此不存在“斗与日背行”的问题。叶子奇由于只从字面上理解日之南北与斗之南北，才产生了这种错误的说法。

⑦日之南：太阳的往南移动，这里泛指太阳视运动位置的南北移动。右行：由西向东运动。左还：由东向西回转。斗之南：北斗星斗柄的向南移动，这里泛指北斗星斗柄视运动方向的南北移动。左行：由东向西旋转。右还：由西向东回转。按：我国古代以人背北面南为标准，称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另外，我国古代天文学认为，带有星辰的天体是由东向西运行，然后由西向东回转；日月在天体上由西向东运行，然后由东向西回转。所以扬雄这样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位置的南北移动，是通过太阳由西向东的运动和由东向西的回转实现的。北斗星斗柄方向的南北移动，是通过北斗星由东向西的旋转和由西向东的回转实现的。

⑧或左或右：有的左行，有的右行。指天体的左行而右还，太阳的右行而左还。或死或生：有时死亡，有时生长。指万物由于天体和太阳的运行、季节的变换而生长或死亡。神、灵：神本指天神或事物微妙不测的变化和作用。灵本指巫，但亦常与“神”字通用。神灵在这里代表具有产生和消杀万物的微妙作用的阳气和阴气。《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合：交会、共同。谋：思虑、图谋。这里是发生作用的意思。并：比列、并立。这里是得以并列即一起产生的意思。天神、地灵：天是阳气所成，地是阴气所成。根据我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天为阳气上升所聚，地为阴气下降所凝，所以扬雄这样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体和太阳，有的左行而右还，有的右行而左还。万物由于天体和太阳的运动而有时生长，有时死亡。这都是

阳气和阴气相互交错、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天和地乃得以产生和并列。天是阳气所成而地是阴气所成。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责任编辑：魏文峰）

清初遗民鬻艺之价格

拙文《清管庭芬稿本〈一瓿笔存〉等三种叙录》（《文献》1991年3期）曾录有明遗民吕留良《卖艺文》一篇，文后原附鬻艺价格，未及入载拙文中，今特抄录如下：

鹧鸪（按，黄宗炎）：石印每方一钱、金银铜铁印每方三钱、玉印、玛瑙印每方五钱、水晶印、磁印每方四钱、犀象琥珀蜜腊玳瑁印每方五钱；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诗：律一钱、古风二钱、长律每十韵加二钱；文：寿文一两、募缘疏一两、祭文五钱、碑记书序各一两、杂著五钱。

丽农（按，黄子锡）：南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册页三钱、单条五钱、全幅一两、手卷每尺三钱、堂画二两；诗文同鹧鸪。

爰山（按，朱彝）：文每篇一两。

鼓峰（按，高斗魁）：小楷每扇二钱、行书一钱、帋屏每幅三钱、锦轴每幅八钱、斋扁每字一钱、柱联每对一钱；诗文同鹧鸪、丽农。

东庄（按，吕留良）：石印每方三钱；小楷每扇满面三钱、册页三钱、手卷每尺三钱、行书每扇面二钱、册页手卷同、草书每扇面三钱、册页手卷同、单条三钱；诗文同鹧鸪、丽农、鼓峰。

孟举（按，吴之振）：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每扇面一钱、柱联每对一钱；画竹每扇面一钱、写生每扇二钱、着色二钱。

此文撰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并在当时文人引起强烈反响，堪为艺林之佳话、遗民之辛酸。

·刘尚恒·